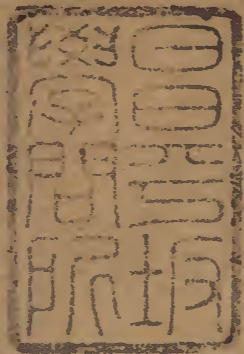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四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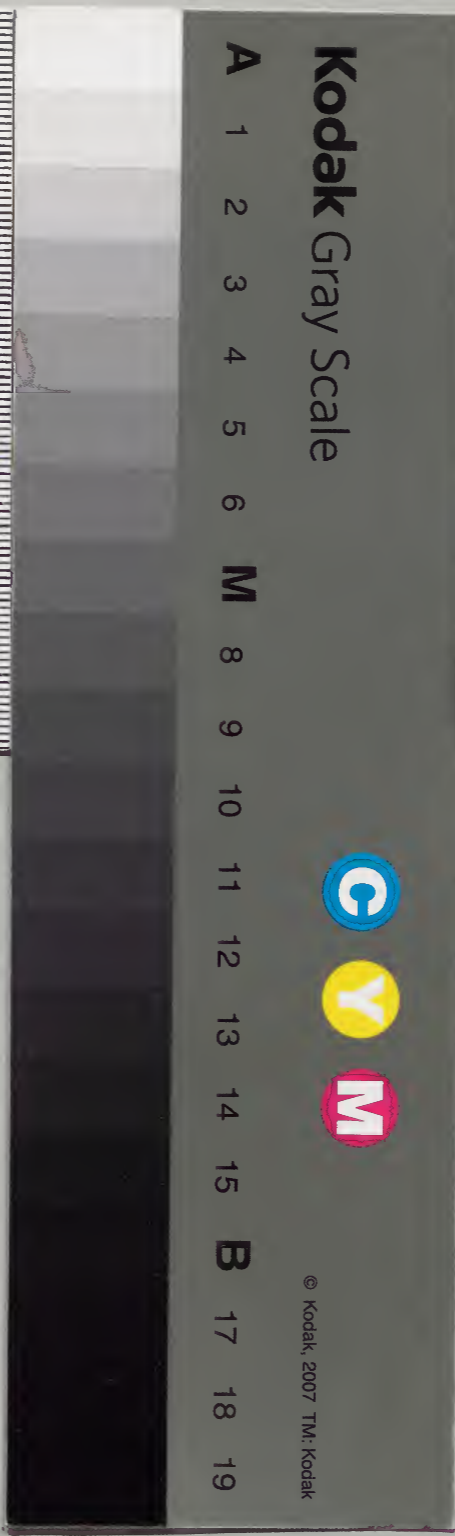


宗

庫 文 閣 内			
一五五函	一	三〇六九號	漢書類
一一架	二〇冊		

庫 文 閣 内			
三三七函	一	三〇六九號	漢書類
三架	二〇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63)	
函號	36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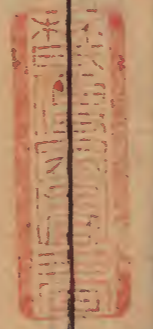
○第一百四十四卷

宗之一

賢寵

纂

漢章文庫



漢劉章

劉德

劉向

晉司馬承

唐李白

以上賢五則

漢劉武

魏曹桓

曹幹

以上寵三則

宋劉彧

齊蕭鸞

以上纂二則

○第一百四十五卷

宗之二

漢劉襄

劉非

八編類纂

宗一

五十一

劉越

劉旦

劉胥

劉宇

劉欽

東漢劉荆

劉英

劉滂

○第一百四十六卷

宗之三

漢劉長劉安

晉八王

○第一百四十七卷

宗之四

宋劉義宣

唐李重福

李璘

吳孫綝

晉司馬道

宋劉義康

漢昌邑王

劉勝

齊蕭晃

北齊高浚

高百年

高儼

唐李上全李素節

李係

李暉李悟

李湊李溶

李成美

李滋

李裕

梁蕭宗

○第一百四十八卷

宗之五

師服論晉建國

李斯議止立國

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

司馬遷諸侯年表論

三王世家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諫后封淮南四子疏

大都篇

等齊篇

鼂錯說削吳地

漢景帝相田叔

褚先生梁孝王傳論

元帝勅

谷永疏

宋意疏

魏曹冏六代論

晉陸機五等諸侯論

柳宗元封建論

以上封建二十八則

○第一百四十九卷

上之一

宋荆國公主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

司馬光論駙馬李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左編

宗類

漢劉章賢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子哀王襄之弟也孝惠
 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
 子郈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明
 年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
 年割齊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

漢家有錄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宗類

高后有膽
力在武后
上

顯
大公

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
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
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
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
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
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
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
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
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
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

察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
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
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
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
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
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為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
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

殺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
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
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為長于是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不是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
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
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
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
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
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河間王修學好古

好書與好
士相關

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

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王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以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

奇哉也

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
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
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
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
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
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
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
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
及望之皆免官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
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
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
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
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
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
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勃東井蜀郡岷山崩
擁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
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
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元帝爲晉
王承制更封爲譙王大興初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帝夜召承
以王敦表示之曰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
至于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
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光爲湘州帝謂承
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口會是用武
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
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
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
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
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

私困敝承躬自儉約乘葦荛車而傾心撫綏敦恐其
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
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
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
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
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疑惑承曰吾受國恩
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亾以之干
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

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
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于是一州之內皆同
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譚譚敦姊
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
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
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居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
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
百姓知我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簡使固守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足
下若能捲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

八經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巧遲。足下勉之，卓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廣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度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

懲創之過

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方是時，宦寺往往斥訓，以拆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慝縮不得對。縉紳類以爲彊。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狗正忌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召請直以金吾爲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

道路多

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鞭而騎臺

省吏稍稍遁去

將出石曰事不可知宜坐須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

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

闕陰持兵伺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

內使趨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

君賞有謀幾亂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爲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徙武王
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

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

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

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

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

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

警入言蹕，礙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器，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于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迺辭歸國。

其年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止由是怨望于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幸于上，後官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即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爲足下危之。」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

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后厚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思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

此句是鐵案

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于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愍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
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
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
是

魏曹植

曹植操子以太和間封陳思王時法制待藩國旣自
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
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
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

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
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宦
以伺察之雖有侯之號而儕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
不能得法旣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
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
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聞之大
驚懼責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
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
而遽其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孫盛曰異哉魏氏之
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
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
之伐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
幹委權異俗勢同嵬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
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
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于操及
不爲嗣幹母有力不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
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

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
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
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
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
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
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
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
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竝
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威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
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

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
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
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
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
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宋劉彧墓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子業即位
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無戚容興宗出告人
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

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已丑太后
殂廢帝幼而狃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
等太后既殂帝年漸長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顏師伯驕奢浮恣爲衣冠所疾以爲尚書左僕
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恩
初武帝多猜忌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
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玭景顏師伯等聲
樂酣歌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弒戴法興諸大臣
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元景以
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

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
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
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于道殺之并其
六子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
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武帝欲廢之而
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乃止既誅
群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尚書左丞
徐爰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惟爰巧于將迎廢帝待
之益厚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輦
爰亦預焉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
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
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
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
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
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
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
建康拘于殿內歐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爲竹籠
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

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東海王禕
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
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
實以泥水裸或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
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
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邁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
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邁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
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
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
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
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
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
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
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
千人出屯大雷于兩岬築壘移檄遠近帝召諸妃主
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
殺妃三子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
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

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群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閣人彧左右錢籛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官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

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幼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

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群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往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不知所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旣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爲黃門侍郎茂之爲

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切刑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閣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又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顛至襄陽即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即位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

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少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與劉延熙赴水歿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顓及操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鄧琬郤閻貪吝賣官鬻爵士民忿怨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啟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公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修之爲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
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
叅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
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鄧琬
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顛于襄陽以爲都
督顛性佞撓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諸將劉
胡以南郡運未至就顛借米顛又不許由此大失人
心與臺軍相拒于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

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
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
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
遠下流洄洑船必迫岸又有潢浦可以藏船千人守
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
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
如是累日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
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目將水步二十六軍來
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
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

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入月
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與世不敢進胡欲復
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
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
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
遣百舸攻與世與世擊破走之顓怒胡不戰謂曰糧
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
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進與
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顓亦竟走
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顓至鵲頭爲人所殺
鄧琬憂惶無計子勛將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
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
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
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
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因子勛攸之諸軍至
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宋王爲諸王寬和有令
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
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左
右忤意往往剗斲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
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工師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王亦疾。嬖臣楊運長等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即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思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

口、聞建安王死、益慙、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慰勸、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之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荅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齊蕭鸞

附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鬱林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

懷慙鄙、與左右群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鈎、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干營署為異人所歐、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後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待太子疾、其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至楊

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于獄賜死。昌

隆元年，子良卒，鬱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武元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叅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陷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麟林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樂悉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于法身麟林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于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

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泆私于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俄勅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侯蕭諶東宮直閣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

隱爲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謔、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謔稱勅召奉叔于省中，歐殺之。鸞旣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謔、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

謔密召諸王與籤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謔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王晏聞之，與胤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張紇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恩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謔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謔曰：廢天于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

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謀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詵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勅，呼蕭詵。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詵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興即出延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詵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于詵，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興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旣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

故用之。鸞逐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鸞繼謀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同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在位，起居飲食，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爲海陵王。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帝以棕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隕之。

鄱陽王蕭鏘，高帝第七子也。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鏘不智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

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入復回
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
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
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開排墻叫譟而入
家財見封籍焉

桂陽王蕭鑠高帝第八子也爲中書令時鄱陽王鏘
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
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談遇其賞與則詩
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鑠遷開
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熱疾誠冷
疾亦誠

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覲王見王流涕嗚咽而鄱
陽隨見即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
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
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
而已鋒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
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
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
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

敢于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今日良王王又流涕而亦則也其丑吾
之信歸於蕭山對曰吾前雖王良王流涕與卿山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五

左編

宗類

漢劉襄 惡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于襄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符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讐，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

得體

以爲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申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薨五傳，至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逆寶。

飲食報實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始也法重
立曰何能為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
對牛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
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
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
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因有司請誅上不忍削
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
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元始中立坐于平
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
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
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
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
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父
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七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益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故臣，曾恭匡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甚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其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太后語，建大怒，繫吉。

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沉，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與其后戚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
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
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
十綬千餘其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
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
珍繇王閩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媛熊奇獸
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
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建時佩其父所賜將
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
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當以謀反誅有詔宗
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
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詔曰廣川惠王于朕
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
即繆王齊太子也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喪中亦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
不服以鐵鉞鉞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宜泄口復絞從
婢三人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
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去
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旁
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伺之昭信即
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
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
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
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
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
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管
問愛自誣與鑿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坐割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
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王諸姬淫亂難禁請
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
封閉諸舍上簷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獨昭信兄

赦之為害
如此

于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
飲遊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
大逐之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
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
以為樂相彊幼繫倡闖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
本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
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
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

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
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
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
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
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
眾制曰朕不忍置王于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
市

漢劉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宗類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爲人
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
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其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
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
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葆宮宮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

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

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

亦不孝、無術之一

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

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爲旦命令群臣群

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

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

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

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

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專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共謀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令群臣皆裝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會天子
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子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挫鋒從高皇帝懇
蓄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
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
子建爲庶人賜且謚曰刺王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
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
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
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

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及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

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爲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

庶人賜謚曰厲王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爲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
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久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
遣大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
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
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關本朝
不和流言紛紛謫自內興朕甚憐焉爲王愆之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
遣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
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
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
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
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于
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
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
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

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宐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

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爲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于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

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
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
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
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
塞皆不宐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宐曰五經聖
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久
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
泥皆不足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于雲嗣哀帝時無鹽

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匏瓠山石轉立雲及
后謁自至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
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獨驗治言
使巫傳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下雲
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
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
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爲淮陽王母張婕妤有

宗類

寵于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憊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于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于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爲寒心，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

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才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

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願幸左，願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于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

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厚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人。薨。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爲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
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
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况書與疆曰君王無罪
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
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
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
尸伏堂者痛甚矣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爲右願君
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疆得
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
遣刺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囚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
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
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
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
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爲楚王詔告曰楚王
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分三月與神爲誓
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

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吏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漢劉凖

劉凖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謀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愠，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可。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得無賤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

漢家化法何在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

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竊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好兵，于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八經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皆許諾諸侯既新削伐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
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
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
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
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
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
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
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

上通越
皆漢

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
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
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
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
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
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
餘年恐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
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

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
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
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
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
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
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
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
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
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
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以盎爲泰
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
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條侯素持
貞是對
之劑

王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紀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以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

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
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乃上謁說王曰願請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
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
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
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
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賊陽中尉軍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
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于是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
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
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邛等令奉其先王宗
廟爲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泐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邛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邛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
反虜者深入多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
殺無有所置敢議有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于上上使人告
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
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
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餓死叛散于
是吳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
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
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
葉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
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
願收上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出
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邛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
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
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
破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六

左編

宗類

漢劉長劉安

亂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
王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
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
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繫滅布、即立于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衷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

逆而謂

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

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骹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于天下甚非可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染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道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于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主客出入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宥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直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浦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闔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徙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曰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挫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

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廼勞告之曰南方卑濕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至繫人太子學用劍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
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
發兵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
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
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
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
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
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
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
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
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
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
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
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叛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

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歿以爲口絕
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
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請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
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
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
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
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石苞子崇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爲安平王叔父亮爲
扶風王仙爲東莞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
齊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
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
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
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
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
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爲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抽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顯爲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道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帝大漸，詔留亮，以爲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廙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驩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

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大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侯揚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狼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于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構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三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齋以授瑋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

奏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于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誦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賞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

可移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許諾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等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于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

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于是歸之者甚衆，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于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近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綬于倫，乃僭卽帝位。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芩賤且說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岑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收林
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計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
及超猗遽走出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執前將
軍謝暎，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于殿中斬之。三部
司馬兵于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
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
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
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

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
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岑皆
還汝陽里第。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
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岑等付
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
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
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
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
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岑馥。虔詔付廷尉獄考
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凡與倫爲逆，豫謀大

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爲王興所
誅張衡問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
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罔還洛自殺王興
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玠謀殺罔又伏法
劉琨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
素與琨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
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
何以輕就人宿琨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
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
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
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
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
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反
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
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
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晏於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死綠珠泣曰當
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下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
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凡妻
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司馬罔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罔主簿王豹致牋於
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
事執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
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
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
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
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

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
鄴罔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
天子罔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
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
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密受
詔使河間王顓誅罔因導以利謀顓從之上表春秋
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
非腹心雖加重責之誅恐不易服今轍勒精卒十萬
與州佐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

同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同阿衡之任。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同敗，又擒同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同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旌暴同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同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彼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拒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同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同，傳檄以又爲內主，同遣將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幟，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同相攻，起火燒同府，連戰三日，同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

本以又弱罔疆，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舍等襲又，又並誅之。顥遂與頴同伐京都，頴遣罔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頴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前後破頴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

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于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乖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頴。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猗所敗，死者八千餘人。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

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又表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疆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
餓凍餒宐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邳閣
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及罔敗穎懸執朝政事
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
所在響赴既持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方恣
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
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
張方伐京師帝軍于苦山羊玄之憂患而卒帝遂幸
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
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陣咸
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初
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
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
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
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
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相及戰超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機機殺之譖於穎曰機有
貳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
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爲

賤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
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于是進攻京城時常
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與漸降
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
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瑱立穎爲皇太弟丞
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
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委任孟
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豨及長沙故將
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軍次安陽衆十餘萬穎欲走
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

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
馬王混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
五萬次于蕩陰豨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
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
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
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收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
官殺生自己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
東羸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
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等所敗騎至鄴穎遣幽州
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

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反。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降起。穎以北方盛疆，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穎，穎於是

棄母妻，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歿。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仇，遂出穎棺，載之于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喪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司馬顥，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壞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顓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
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顓於諸王爲踈特以
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
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
信要顓顓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
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顓執冏使送之於倫倫
徵兵於顓顓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顓聞
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舍遣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
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舍方各率衆還及冏
論功雖怒顓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
三賜之禮後舍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
趙驥等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顓
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舍爲都督率諸軍
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
討冏及冏敗顓以舍爲河南尹使潛圖害又商知舍
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又乃誅舍顓聞舍死
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
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
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

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顓表廢太子，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收年大赦。右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迎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及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友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榮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于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涇王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于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于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廡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顯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顯

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于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逸及琅邪王佃子繇俱侍講東宮拜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

越爲主啟，惠帝免。又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一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佑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狀，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之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竟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直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玖穆世家罪止其身。

王彌有才
入也三殺
無罪而人
心大去死
期及之可
不懼哉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
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將
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
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
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
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
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
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
惡之移屯滎陽召出甄等六率鄆不受命越遣監軍
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

弟蘭祁濟李惲薄盛等部眾萬餘人至鄴遣穀冀州
號為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
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怨故召不
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眾降甄濟
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為府疑朝臣
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為亂遣將率甲士三千人入
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
荀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皆泣涕而去越自誅
王延等大失眾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

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克豫以援京師越乃羽檄徵兵四方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專擅威權圖為霸業公私整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石勒
石勒

八編類纂

